

(清)曹雪芹 程伟元 高鹗 著

红楼梦



下 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，代表了
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。本书以程甲本为底本，选择
十种版本，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校勘，力争在充分保持和吸收
版本长处的基础上，更贴近当代读者。

黄山书社 • • •

红楼梦

下

黄山书社

• • •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/(清)曹雪芹,(清)程伟元,(清)高鹗著. - 合肥:黄山书社,2005.9

ISBN 7-80707-317-9

I. 红… II. ①曹…②程…③高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8023 号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*

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制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34.625 插页:32 字数:1280 千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(上下册):38.00 元

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

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幺儿一席话，笑道：“好猴儿崽子！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？有什么疑的！不要讨我把你头上的马子盖揪下来！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！”

小厮且不开门，又拉着笑道：“好婶子！你这一进去，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。我这里老等。你若忘了，日后半夜三更，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

柳氏啐道：“发了昏的！今年不比往年，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。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！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像那鹞鸡似的，还动她的果子！昨日我从李子树下一走，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，我一招手儿，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。她偏的还看不真，只当我摘李子呢，就屁声浪噪喊起来，说又是‘还没供佛呢’，又是‘老太太、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，等进了上头，嫂子们都有份的’。好像谁害了馋痾等李子出汗呢，叫我也没好话说的，抢白了她一顿。可是你舅母、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么不和她们要去，倒和我来要？这可是仓老鼠向老鸱去借粮，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倒有！”

小厮笑道：“哎哟哟！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！我看你老人家从今以后就用不着我了？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！只要我们多答应她些就有了。”

柳氏听了，笑道：“你这个小猴儿精，又捣鬼了！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？”

那小厮笑道：“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！单是你们有内牵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？我虽在这里听差，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。什么事瞒得过了我们！”

正说着，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小猴儿，快传你柳婶子去吧，再不来，可就误了！”

柳家的听了，不顾和那小厮说话，忙推门进去，笑说：“不必忙，我来

了。”一面来至厨房，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她们都不敢自专，单等她来调停分派，一面问众人：“五丫头哪里去了？”

众人都说：“才往茶房里找她们姐妹去了。”

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搁起，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。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道：“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，炖得嫩嫩的。”

柳家的道：“就是这一样儿尊贵。不知怎么，今年鸡蛋短得很，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，我哪里找去？你说给她，改日吃吧。”

莲花儿道：“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馊的，叫她说了我一顿。今日要鸡蛋，又没有！什么好东西？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？不要叫我翻出来！”一面说，一面真个走来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，说道：“这不是？你就这么厉害？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份例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！”

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，便上来说道：“你少满嘴里混诌！你妈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这几个，预备菜上的浇头，姑娘们先要，还不肯做上去呢！预备接急的。你们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，没有好的，连鸡蛋都没了。你们深宅大院，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，哪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？——别说这个，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！我劝她们，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、大鸭子，将就些儿也罢了。吃腻了肠子，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，鸡蛋，豆腐，又是什么面筋，酱萝卜炸儿，敢自倒换口味！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，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。我倒不要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！”

莲花儿听了，便红了脸，喊道：“谁天天要你什么来，你说上这两车子话！叫你来，不是为便宜，却为什么？前日春燕来说，晴雯姐姐要吃芦蒿，你怎么忙着还问肉炒鸡炒？春燕说荤的不好，才另叫你炒个面筋儿，少搁油才好，你忙着就说自己‘发昏’，赶着洗手炒了，狗颠屁股儿似的，亲自捧了去，今儿反倒拿我做筏子，说我给众人听！”

柳家的忙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些人眼见的！不要说前日一次，就从旧年立厨房以来，凡各房里，偶然间，不论姑娘、姐儿们，要添一样半样，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？有的没的，名声好听。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，两只鸭子，一二十斤肉，一吊钱的菜蔬，你们算算，够做什么的？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，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，那个点那样？

买来的又不吃，又要别的去！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份例！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，用水牌写了，天天转着吃，到一个月现算倒好！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，我倒笑起来了，说：‘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钱的。这二三十个钱的事，还备得起。’赶着我送回钱去，到底不收，说赏我打酒吃。又说：‘如今厨房在里头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。一盐一酱，哪不是钱买的？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你又没得赔的。你拿着这个钱，权当还了她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。’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们心里，只替她念佛。没得赵姨奶奶听了，又气不忿，反说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发了小丫头子来寻这样，寻那样，我倒好笑起来。你们竟成了例，不是这个，就是那个！我哪里有这些赔的？”

正乱时，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，说她：“死在这里吗？怎么就不回去？”莲花儿赌气回来，便添了一篇话，告诉了司棋。司棋听了，不免心头起火，此刻伺候迎春饭罢，忙吩咐小丫头子，在这里伺候，倘或姑娘叫着，便答应一声，不必提此事。一面说着，便带了两个小丫头们走来，见了许多人正吃饭，——见她来的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让坐。

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：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喂狗，大家赚不成！”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抢上去，一顿乱翻乱掷，慌得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说：“姑娘不要误听了小孩子的话！柳嫂子有八个脑袋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说鸡蛋难买是真。我们才也说她不知好歹，凭是什么东西，也少不得变法儿弄来。她已经悟过来了，连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”

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，方将气劝得渐平了。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，便拉开了。司棋连说带骂，闹了一回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碗鸡蛋，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泼了地下。那人回来，也不敢说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发她女儿喝了一回汤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。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，遂用纸另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隐地来找芳官。且喜无人盘问，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，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远远地望着。

有一盏茶时候，可巧春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哪一个，到跟前方看真切，因问：“做什么？”

五儿笑道：“你叫出芳官来，我和她说话。”

春燕悄笑道：“姐姐太性急了。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，只管找她做什么？方才使了她往前头去了，你且等她一等。不然，有什么话告诉我，等我告诉她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关了园门。”

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春燕，又说这是茯苓霜，如何吃，如何补益：“我得了些送她的，转烦你递与她就是了。”说毕，作辞回来。

正走蓼溆一带，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，五儿藏躲不及，只得上来问好。林家的问道：“我听见你病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

五儿陪笑说道：“因这两日好些，跟我妈进来散散闷。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。”

林之孝家的说道：“这话岔了，方才我见你妈出去，我才关门。既是你妈使了你去，她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？竟出去让我关门，是何主意？可是你撒谎？”

五儿听了，没话回答，只说：“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取去的，我忘了，挨到这时，我才想起来了。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，所以没和大娘说得。”

林之孝家的听她词钝色虚，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，几个丫鬟对赖，没主儿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蝉、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，见了这事，便说道：“林奶奶倒要审审她。这两日她往这里头跑得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。”

小蝉又道：“正是，昨日玉钏姐姐说：‘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。少了好些零碎东西。’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谁知也少了一罐子，若不是找露还不知道呢！”

莲花儿笑道：“这我没听见。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。”

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，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她，一听此言，忙问：“在哪里？”

莲花儿便说：“在她们厨房里呢。”林之孝家的听了，忙命打了灯笼，带着众人来寻。

五儿急得便说：“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。”

林之孝家的便说：“不管你‘方官’、‘圆官’！现有赃证，我只呈报了，凭你主子前辩去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进入厨房，莲花儿带着，取出露瓶。恐还偷有别物，又细细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，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。

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，不理事务，只命去见探春。探春已归房，人回进去，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，探春在内盥沐，只有侍书回进去，半日出来说：“姑娘知道了，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。”

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，到凤姐那边，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，凤姐方才睡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：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，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”

平儿听了，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吓得哭哭啼啼，给平儿跪着，细诉芳官之事。平儿道：“这也不难，等明日问了芳官，便知真假。但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了来，还等老太太、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，这不该偷了去。”五儿见问，忙又将她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。平儿听了，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，拿你来顶缸的。此时天晚，奶奶才进了药歇下，不便为这点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将她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”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，只得带了出来，交与上夜的媳妇看守，自己便去了。

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众媳妇也有劝她说：“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。”也有抱怨说：“正经更还坐不上来，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！倘或眼不见，寻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们的不是！”于是，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，见了这般，十分趁愿，都来奚落嘲戏她。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，竟无处可诉；且本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水无水，思睡无衾枕，呜呜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

谁知和她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时就撵她出门去。惟恐次日有变，大家先起了个清早，都悄悄地来买转平儿，一面送了些东西，一面又奉承她办事简断，一面又讲述她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。平儿一一都应着，打发她们去了，却悄悄地来访袭人，问她可果真芳官给她玫瑰露了。袭人便说：“露却是给了芳官，芳官转给何人，我却不知。”

袭人于是又问芳官，芳官听了，吓了一跳，忙应是自己送她的。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，宝玉也慌了，说：“露虽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来，她自然也实供。若听见了是她舅舅门上得的，她舅舅又有了不是，岂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们陷害了？”因忙和平儿计议：“露的事虽完了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她说也是芳官给她的，就完了。”

平儿笑道：“虽如此，只是她昨晚已经同人说是她舅舅给的了，如何又说你给的？况且那边所丢之霜，正没主儿，如今有脏证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谁？

谁还肯认？众人也未必心服。”

晴雯走来，笑道：“太太那边的霜，再无别人，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，你们可瞎乱说。”

平儿笑道：“谁不知这个缘故？但今玉钏儿急得哭；悄悄问着她，她要应了，玉钏儿也罢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，难道我们好意兜揽这事不成？可恨彩云不但不应，她还挤玉钏儿，说她偷了去了！两个人‘窝里炮’，先吵得合府皆知，我们如何装没事人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。又没赃证，怎么说她？”

宝玉道：“也罢，这件事，我也应起来，就说是我吓她们玩的，悄悄地偷了太太的来了；两件事就都完了。”

袭人道：“这倒是一件阴骘事，保全人的贼名儿。只是太太听见了，又说你小孩子淘气，不知好歹了。”

平儿笑道：“这倒是小事。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头起了赃来也容易，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。别人都不必管，只这一个人，岂不又生气？我可怜的是她，不肯为‘打老鼠伤了玉瓶儿’。”说着，把三个指头一伸。

袭人等听说，便知她说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说：“可是这话，竟是我们这里应了起来的为是。”

平儿又笑道：“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，问准了她方好。不然，她们得了益，不说为这个，倒像我没本事问不出来，烦出这里来完事，她们以后越发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”

袭人等笑道：“正是，也要你留个地步。”

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她两个来，说道：“不用慌，贼已有了。”

玉钏儿先问：“贼在哪里？”

平儿道：“现在二奶奶屋里呢，问她什么应什么。我心里明白，知道不是她偷的，可怜她害怕，都承认了。这里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她认一半。我待要说出来，但只是这做贼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；窝主却是平常，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，因此为难。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，还是怎样：要从此以后，大家小心存体面，这便求宝二爷应了；要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不要冤屈了好人。”

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一时羞恶之心感发，便说道：“姐姐放心。也不用冤屈好人，我说了吧，也别带累了无辜之人。伤体面，偷东西，原是赵姨娘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与环哥儿是情真。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，各人

去送人，也是常有的。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；如今既冤屈了好人，我也不忍。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应了完事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都诧异她竟这样有肝胆。宝玉忙笑道：“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。如今也不用你应，我只说我悄悄地偷的吓你们玩，如今闹出事来，我原该承认。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”

彩云道：“我干的事，为什么叫你应？死活我该去受。”

平儿、袭人忙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你一应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，那时三姑娘听了，岂不又生气了？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且除这几个人，皆不知道，这样何等干净！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么，好歹等太太到家。那怕连房子给了人，我们就没干系了。”彩云听了，低头想了一想，只得依允。

于是大家商议妥贴，平儿带了她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儿，将茯苓霜一节，也悄悄地教她说系芳官所赠，五儿感谢不尽。平儿带她们来至自己这边，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，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：“今日一早押了她来，恐园中没人伺候姑娘们饭，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。姑娘一并回了奶奶，她倒干净谨慎，以后就派她常伺候吧。”

平儿道：“秦显的女人是谁？我不大相熟啊。”

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她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里没什么事，所以姑娘不大认识。高高儿的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净爽利的。”

玉钏儿道：“是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忘了？她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。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，她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。”

平儿听了，方想起来，笑道：“哦！你早说是她，我就明白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这事，八下里水落石出了，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，也有了主儿，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不知道要什么的来看，偏这两个孽障恹他玩，说：‘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’宝玉便瞅着她不提防，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。这两个孽障不知道，就吓慌了。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，方细细地告诉了我，拿出东西来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，也曾赏过许多人。不独园内人有，连妈妈们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，又转送人。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之流的人。她们私情，各自来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两婆还摆在议事厅上，好好地原封没动，怎么就混赖起人来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说。”说毕，抽身进了卧房，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。

凤姐儿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宝玉为人，不管青红皂白，爱兜揽事情。别人再求求他去，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，给他个炭簪子戴上，什么事他不应承？咱们若信了，将来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还要细细地追求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，虽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她们垫着瓷瓦子跪在太阳底下，茶饭也不要给吃，一日不说跪一日，便是铁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”又道：“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，虽然这柳家的没偷，到底有些影儿，人才说她。虽不加贼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罪误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她。”

平儿道：“何苦来操这心？得放手时须放手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乐得不施恩呢！依我说，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份心，终久咱们是回那边屋里去的，没的结些小人的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。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，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，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、气恼伤着的？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，也倒罢了。”

一席话说得凤姐儿倒笑了，道：“随你这小蹄子发放去吧！没的我才清爽些，又淘气。”

平儿笑道：“这不是正经？”话毕，转身出来，一一发放。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话说平儿出来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若是一点子小事，便扬铃打鼓，乱折腾起来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将她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，将秦显家的仍旧遣回。再不必提此事，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。”说毕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上前磕头。林家的就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、探春；二人都说：“知道了，能可无事，很好。”

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。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，只兴头了半天，在厨房内正乱接收家伙、米粮、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许多亏空来，说：“粳米短了两担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。”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，悄悄地备了一篓炭，五百斤木柴，一担粳米，在外边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；又打点送账房儿的礼；又备几样菜蔬，请几位同事的人，说：“我来了，全仗你们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后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”

正乱着，忽有人来说：“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，就出去吧。柳嫂儿原无事，如今还交与她管了。”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了魂魄，垂头丧气，登时偃旗息鼓，卷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许多，自己倒要折变赔补亏空。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，无计挽回，只得罢了。

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，被玉钏儿吵出，生恐查问出来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地打听信儿。忽见彩云来告诉说：“都是宝玉应了，从此无事。”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。

谁知贾环听如此说，便起了疑心，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，照着彩云脸上摔了去，说：“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，我不稀罕！你不和宝玉好，他如何肯替你应？你既有担当给了我，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；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，我再要这个，也没趣儿！”

彩云见如此，急得赌咒发誓，至于哭了，百般解说，贾环执意不信，说：“不看你素日之情，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，就说你偷来给我，我不敢要。你细

想去吧!”说毕，摔手出去了。

急得赵姨娘骂：“没造化的种子！这是怎么说！”气得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，赵姨娘百般地安慰她：“好孩子，他辜负了你的心，我横竖看得真。我收起来，过两日，他自然回转过来了。”说着，便要收东西。彩云赌气一顿包起来，趁人不见，来至园中，都撒在河内，顺水沉的沉、漂的漂了。自己气得夜间在被内暗哭了一夜。

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。原来宝琴也是这日，二人相同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曾像往年热闹，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，换的寄名符儿；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、姑子送了供尖儿，并寿星、纸马、疏头，并本命星官、值年太岁、周岁换的锁儿。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儿来上寿。王子腾那边，仍是一套衣服，一双鞋袜，一百寿桃，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。薛姨妈处减一等。其余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；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扣合堆绣荷包，里面装一个金寿星，一件波斯国所制玩器。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。又另有宝琴之礼，不能备述。姊妹中皆随便，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画的，或有诗的，聊为应景儿而已。

这日，宝玉清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冠戴出来，至前厅院中，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。宝玉炷了香，行了礼，奠茶烧纸后，便至宁府内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。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遥拜过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。一顺到尤氏上房，行过礼，坐了一回，方回荣府。先至薛姨妈处，薛姨妈再三拉着，然后又见过薛蝌，让一回，方进园来。晴雯、麝月二人跟随，小丫头夹着毡子，从李氏起，一一挨着，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，复出二门，至四个奶妈家，让了一回，方进来。虽众人要行礼，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，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：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轻人受礼，恐折了福寿，故此皆不磕头。

歇一时，贾环、贾兰等来了，袭人连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，宝玉笑道：“走乏了！”便歪在床上。

方吃了半盏茶，只听外头咕咕呱呱，一群丫头笑了进来，原来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缕、入画，邢岫烟的丫头篆儿，并奶子抱着巧姐儿，彩鸾、绣鸾八九个人，都抱着红毡子笑着进来了，说：“拜寿的挤破门了，快拿面来我们吃！”刚进来时，探春、湘云、宝琴、岫烟、惜春也都来了。

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不敢起动。——快预备好茶！”进入房中，不免推

让一回，大家归座。

袭人等捧过茶来，才吃了一口，平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，回进去，说不能见我，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。”

平儿笑道：“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，不得出来回你。后来听见又说让我，我哪里禁当得起？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。”

宝玉笑道：“我也禁当不起。”袭人早在外间安了座让她坐。平儿便拜下去，宝玉作揖不迭；平儿便跪下去，宝玉也忙还跪下，袭人连忙搀起来；又拜了一拜，宝玉又还了一揖。

袭人笑推宝玉：“你再作揖。”

宝玉道：“已经完了，怎么又作揖？”

袭人笑道：“这是她来给你拜寿；今日也是她的生日，你也该给她拜寿。”

宝玉听了，喜得忙作揖，笑道：“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！”平儿赶着也还了礼。

湘云拉宝琴、岫烟说：“你们四个人对拜寿，直拜一天才是。”

探春忙问：“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？我怎么就忘了！”忙命丫头：“去告诉二奶奶，赶着补了一份礼，与琴姑娘的一样，送到二姑娘屋里去。”丫头答应着去了。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。

探春笑道：“倒有些意思。一年十二个月，月月有几个生日。人多了，便这等巧。也有三个一日的，两个一日的。大年初一也不白过，大姐姐占了去，——怨不得她福大，生日比别人都占先。——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冥寿。过了灯节，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。他们娘儿两个遇得巧，三月初一是太太的，初九是琏二哥哥。二月没人。”

袭人道：“二月十二日是林姑娘，怎么没人？只不是咱家的人。”

探春笑道：“你看我这个记性儿！”

宝玉笑指袭人道：“她和林妹妹是一日，她所以记得。”

探春笑道：“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？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！平儿的生日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也是才知道的。”

平儿笑道：“我们是哪牌儿名上的人？生日也没拜寿的福，又没受礼的职分，可吵嚷什么，可不悄悄地就过去了么？今日她又偏吵出来了。等姑娘回房，我再行礼去吧。”

探春笑道：“也不敢惊动。只是今日倒要替你过个生日，我心里才过得

去。”

宝玉、湘云等一齐都说：“很是。”

探春便吩咐了丫头：“去告诉她奶奶说：我们大家说了，今日一天不放平儿出去，我们也大家凑了份子过生日呢。”

丫头笑着去了，半日回来说：“二奶奶说了，多谢姑娘们给她脸。不知过生日给她些什么吃？只别忘了二奶奶，就不来絮聒她了。”众人都笑了。

探春因说道：“可巧今日里头厨房不预备饭，一应下面弄菜，都是外头收拾，咱们就凑了钱，叫柳家的来领了去，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。”

众人都说：“极好。”

探春一面遣人去请李纨、宝钗、黛玉，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，吩咐她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说：“外厨房都预备了。”

探春笑道：“你原来不知道，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，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，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份子，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她。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，开了账，我那里领钱。”

柳家的笑道：“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？我们竟不知道。”说着，便向平儿磕头，慌得平儿拉起她来。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。

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，同到厅上去吃面，等到李纨、宝钗一齐来全，又遣人去请薛姨妈与黛玉。因天气和暖，黛玉之疾渐愈，故也来了。花团锦簇，挤了一厅的人。谁知薛蝌又送了巾、扇、香、帛四色寿礼与宝玉，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。两家皆办了寿酒，互相酬送，彼此同领。至午间，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。宝钗带了宝琴过来与薛蝌行礼，把盏毕，宝钗因吩咐薛蝌：“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，这虚套竟可收了。你只请伙计们吃吧。我们和宝兄弟进去，还要待人去呢，也不能陪你了。”薛蝌忙说：“姐姐兄弟只管请，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。”宝玉忙又告过罪，方同他姊妹回来。

一进角门，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，把钥匙要了，自己拿着。宝玉忙说：“这一道门何必关？又没多的人走，况且姨娘、姐姐、妹妹都在里头，倘或要家去取什么，岂不费事？”

宝钗笑道：“小心没过逾的！你们那边，这几日七事八事，竟没有我们那边的人，可知是这门关得有效了。若是开着，保不住哪起人图顺脚抄近路，从这里走，拦谁的是？不如锁了，连妈妈和我也禁着些，大家别走。纵有了事，也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。”

宝玉笑道：“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？”

宝钗笑道：“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，乃因人而及物；若不是里头有人，你是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。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。若以后叨登不出来，是大家的造化；若叨登出来了，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才告诉你。平儿是个明白人，我前日也告诉了她，皆因她奶奶不在外头，所以使她明白了。若不犯出来，大家落得丢开手；若犯出来，她心里已有了稿儿，自有头绪，就冤枉不着平人了。你只听我说，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。这话也不可告诉第二个人。”

说着，来到沁芳亭边，只见袭人、香菱、侍书、晴雯、麝月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十来个人，都在那里看鱼玩呢，见她们来了，都说：“芍药栏里预备下了，快去上席吧。”宝钗等随携了她们，同到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，连尤氏已请过来了，诸人都在那里，只没平儿。

原来平儿出去，有赖、林诸家送了礼来，连三接四，上中下三等家人，拜寿送礼的不少。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，一面又色色地回明了凤姐儿，不过留下几样；也有不收的，也有收下即刻赏与人的。忙了一回，又直等凤姐儿吃过面，方换了衣裳，往园里来。刚进了园，就有几个丫鬟来找她，一同到了红香圃中；只见筵开玳瑁，褥设芙蓉。众人都笑说：“寿星全了！”上面四座，定要让他们四个人坐。四人皆不肯。

薛姨妈说：“我老天拔地，不合你们的群儿，我倒拘得慌，不如我到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。我又吃不下什么去，又不大吃酒，这里让她们，倒便宜。”尤氏等执意不从。

宝钗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倒是让妈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。有爱吃的送些过去，倒还自在了。且前头没人，在那里又可照看了。”

探春笑道：“既这样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因大家送到议事厅上，眼看着命小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类，又嘱咐：“好生给姨太太捶腿。要茶要水，别推三扯四的。回来送了东西来，姨太太吃了，就赏你们吃。只别离了这里。”小丫头子们都答应了。

探春等方回来。终久让宝琴、岫烟二人在上，平儿面西坐，宝玉面东坐。探春又接了鸳鸯来，二人并肩对面相陪。西边一桌，宝钗、黛玉、湘云、迎春、惜春依序，一面又拉了香菱、玉钏儿二人打横。三桌上尤氏、李纨，又拉了袭人、彩云陪坐。四桌上便是紫鹃、莺儿、晴雯、小螺、司棋等人围坐。

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盏，宝琴等四人都说：“这一闹，一日也坐不成了！”方才罢了。

两个女先儿，要弹词上寿。众人都说：“我们这里没人要听那些野话，你厅上去，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吧。”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拣了，命人送与薛姨妈去。

宝玉便说：“雅坐无趣，须要行令才好。”众人中有的说行这个令好，又有那个说行那个令才好。

黛玉道：“依我说，拿了笔砚，将各色令都写了，拈成阄儿，咱们抓出哪个来就是哪个。”

众人都道：“妙极！”即命拿了一副笔砚花笺。

香菱近日学了诗，又天天学写字，见了笔砚，便巴不得连忙起座，说：“我写。”

众人想了一回，共得十来个，念着，香菱一一写了，搓成阄儿，掷在一个瓶中。探春便命平儿拈，平儿向内搅了一搅，用箸夹了一个出来，打开一看，上写“射覆”二字。

宝钗笑道：“把个酒令祖宗拈出来！射覆从古有的，如今失了传；这是后人纂的，比一切的令都难。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，不如毁了，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。”

探春笑道：“既拈了出来，如何再毁？如今再拈一个，若是雅俗共赏的，便叫他们行去，咱们行这一个。”说着，又叫袭人拈了一个，却是“拇战”。

湘云先笑着说：“这个简断爽利，合了我的脾气。我不行这个射覆，没的垂头丧气闷人，我只猜拳去了。”

探春道：“惟有她乱令，宝姐姐快罚她一盅！”宝钗不容分说，便灌了湘云一杯。

探春道：“我吃一杯，我是令官；也不用宣，只听我分派。取了骰子令盆来，从琴妹妹掷起，挨着掷下去，对了点的二人射覆。”

宝琴一掷，是个“三”。岫烟、宝玉等皆掷得不对，直到香菱方掷了个“三”。宝琴笑道：“只好室内生春，若说到外头去，可太没头绪了。”

探春道：“自然。三次不中者罚一杯。你覆她射。”

宝琴想了一想，说了个“老”字。香菱原生于这令，一时想不到，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“老”字相连的成语。湘云先听了，便也乱看。忽见门头上贴着“红香圃”三个字，便知宝琴覆的是“吾不如老圃”的“圃”字；见香菱射不着，众人击鼓又催，便悄悄地拉香菱，教她说“药”字。

黛玉偏看见了，说：“快罚她！又在那里私相传递呢！”闹得众人都知道